

A full-page photograph of two young women with long dark hair, facing each other in a romantic pose, nearly kissing. They are both wearing light-colored short-sleeved shirts. The woman on the left is wearing a black ruffled skirt and black thigh-high stockings with white heels. The woman on the right is wearing blue jeans and red-and-white checkered heels.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, light-colored wall.

疯长系

CRAZY GROWTH

阿紫 著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阿紫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疯长系/阿紫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4
ISBN 978-7-80759-802-2

I. 疯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51104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）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128千字

印张: 6.5

出版时间: 2009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 利

特约编辑: 汪 敏

装帧设计: Ales

ISBN 978-7-80759-802-2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疯长系

CRAZY GROWTH

阿紫 著

万卷出版公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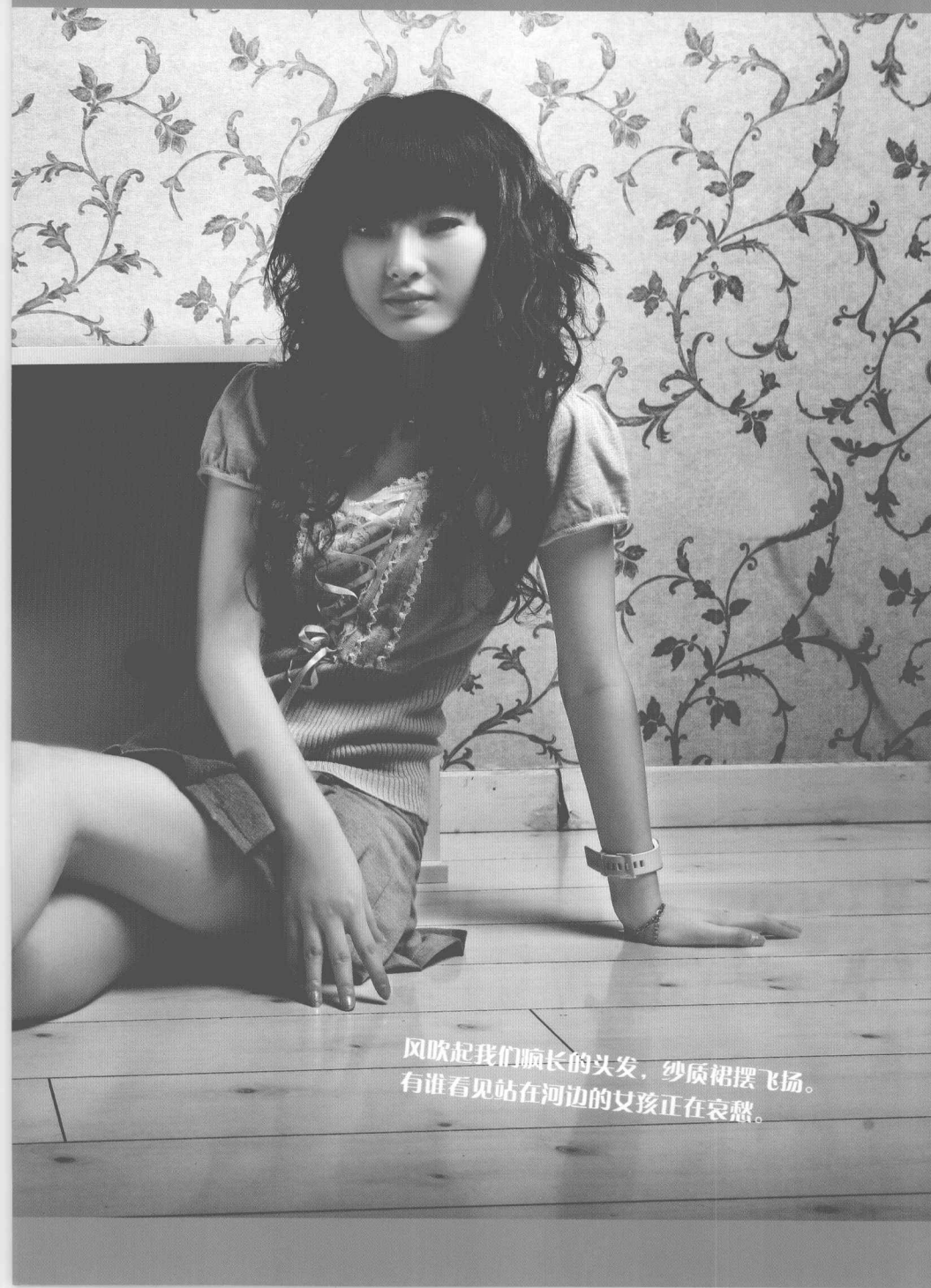
外人永远不知繁华背后的景象。
有人永远在底层狼狈不堪地活着。





这真的是一场梦么？为什么是那样的真实？
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我不希望它过早结束。





风吹起我们疯长的头发，纱质裙摆飞扬。
有谁看见站在河边的女孩正在哀愁。



温柔的，疯狂的。
悲伤越来越深刻，怎样才能让它停呢。



上帝说，孩子，反抗只会让你更愚蠢。



1.

那是2005年盛夏，太阳毒辣，往常喧闹的大街上空无一人。偶尔有人走过也像躲瘟疫般逃窜。庇荫下只有卖西瓜的小贩支着伞，光着上身露出黑色削瘦的背脊。他擦擦面颊上细密的汗珠，边扇着大蒲扇边无力地叫卖“卖西瓜喽”，声音略带沙哑。此外只有知了烦躁地叫着，不知疲惫。而狭小蜿蜒的巷子外绿草丛生，柳树成荫。

静安胡同口有个十分气派的大门，极高的门槛显示了主人的身份，两头石狮子摆在大门的左右侧。红色油漆漆成的大门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斑驳脱落，有些残破倒添了一抹古香古色的味道。看似一个正统的四合院，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，而事实上里面早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零乱不堪。一户改建成两户，两户改建成四户，再以便宜的价格租给“北漂”一族。崎岖的小路错综复杂，脚踩着泥泞不堪的泥地上通向一个叫“家”的地方。一根铁丝上永远晒着几家的被褥，合用的水龙头在滴答滴永远止不住，然后为点“鸡毛蒜皮”无休止地争吵。

外人永远不知繁华背后的景象。

这是静安胡同周六的午后，平静而祥和。

老人在门院里汇集打牌，有的搬张藤木摇椅在槐树下纳凉。屋内孩提的哭喊声，电视里播着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的主题曲，不知道哪家在炒辣椒，呛鼻的味道传了很远，流浪猫在房顶灰色瓦片上慵懒地睡觉。这里是穷人居住的贫民窟，这也是流浪人的天堂。

我照着镜子细心地修剪了一下杂乱的眉，在铁皮罐子里挑了些清凉膏涂在厚厚的唇上，偷偷从妈妈的手袋里掏出一瓶“满天星”牌的香水在手腕处小心翼翼地喷洒，又将头发挽起快速扎成一个马尾，露出一张素净的脸。

小心地拉开帆布做的简易衣橱，里面只有几件素色的衬衫挂在衣架上。尽管如此我还是细心挑选了一番。最后选中了一件粉红色的短袖，在袖口有细条花边蕾丝。

今天是个无比重要的日子——高中的开学仪式。

尽管那是被某某报道的市里最有名的学校，什么发展前景好，就业率高，然而第一次见到那所学校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但我还是安慰自己，学校的大小与师资教学水平并不成正比。你看郊区的学校拼得上小型机场，有山有水能看牛羊为什么北大清华的不安那去？

在镜子前照了又照，直到打扮成我满意的那个样子。但是镜子里始终是一个平凡的孩子，娇小的身段，小手小脚，而且瘦得皮包骨头很像营养不良，只是我的眼角下有一颗芝麻大小的泪

痣，倒添了少许感性的气质。好在胜在年轻，白皙的皮肤上透着淡淡的粉红色，时刻洋溢着青春的味道。

“唰”的一声，那早已不结实的衣柜扭七扭八地总算倒塌了，结束了辛勤十年的光辉历程。

我连忙穿上休闲鞋，要趁妈妈发现之前赶紧溜掉，否则修补那个衣柜的任务就要交给我了。

2.

那辆破旧的106公交车像往常一样准确地停在跟前，我上了车腼腆地给了司机一个微笑，以示感激。司机同样回给我一个微笑，那是个四十出头的妇女，和丈夫两个月前搬进静安胡同。她住在我家对面，那间屋子说不上是“家”，那个4.5平米的房间原来只是冬天放白菜的地窖。这个春天，女人前来苦苦哀求，房主才以三百块的价格租给了她。女人的丈夫是个瘸子，原来给“XX乳业”做过临时工，早上骑三轮车送奶时被车撞了，等他醒来时司机逃逸，自己的一条腿也没了，工作自然也没了，从此只能靠吃低保维生。如果不是生活的艰辛，他们大概会有一个孩子，到现在应该已和我一样步入高中校门了。

流言蜚语总能及时从一个人的耳朵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。只要不憋到肚子里坏死，这个小巷子里永远没有秘密，这家人的不幸遭遇，连我这种万事不留心的人都早已烂熟于心。

女人每天天刚亮起床，驾驶一辆锈迹斑斑的106公交车绕着半个北京一圈又一圈，每天我都能碰见她。

车上人并不多，很容易地坐到了靠车门的位置。我惯性地摸了摸发锈的扶手，鼻息间传来淡淡的铁锈味，它快就要被人遗忘了吧？没有人的大脑只用来追溯过去，也没有人的生活停滞不前。

风吹起飞舞的头发，我闭上了眼睛。不知道呆会儿会不会融入一个新的环境？告别了过去，而即将的三年里等待着我是快乐还是煎熬？

3.

艺海职业学校坐落在北京市中心的繁华地段。旁边就是繁华绚丽的商业街，消失在云层里的摩天大厦下，人潮像一群黑压压的蚂蚁。人山人海川流不息，没有一丝缝隙。冷艳模特在这里拍摄广告，星探在这里挖掘摩登女子。新款皮靴踩在每个女人足下。天空像是粉红色的棉花糖，能填补女人已久的空虚。

我挤在这样的地方里，无从适应。

上职高的学生都早熟，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但看见这一幕，我还是吓得瞪大了眼睛，张着嘴巴半天说不上话。

小小的操场被挤得满满当当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。其中一类

和我一样，衣着朴素干净，踏实沉稳老师看见心情很爽的那种。她们自觉地围成一个圈，生怕自己落单了。另一类人像苍蝇一般遍布在操场上。男生脑袋顶着大大的鸡窝头，漂染成黄或绿色。更有大胆的裸露肩臂显摆上面蝎子的刺青。而女生普遍派对短裙，浓妆艳抹，脚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，即使路也不会走了，仍然不忘卖弄风骚。脐环、耳饰、挂在脖子上杂七杂八的项链晃得人眼花缭乱。高三的学生不满这一群不懂规矩的新生，把几个“调色板”新生团团围住，在发生血案前及时被班主任阻拦。

我能感到背脊冒上来的寒意，明明头顶骄阳酷暑。

“难道我三年的时间就要葬送在这人堆里么？等到毕业的时候别缺胳膊少腿的已经是万幸了。”我越想越头皮发麻，暗中宣誓自己三年内必将做一个不虚张声势，不乱传是非绝不抢风头的好孩子。

我自觉地站在属于自己的队列里。

“四班的集合！”操场上响起嘹亮的嗓音。这就是四班的班主任，大概三十岁上下，给人一种军人般的威严感。

遍布操场的人听到后慢慢密集起来。三十多双眼睛和自己一样，左顾右盼，对这个要相处三年的班级充满好奇。

“我讨厌死那个花领带了，让我带那个还不如去死。”一个大嘴巴的女生翘着兰花指指着高年级穿的制服。几个女生随口附和着。

这种气氛看来并不愉悦。



其中一个漂亮的女孩冲我调皮地眨眼睛，她脂粉未施却依然可爱，我顿时对这个女孩充满好感，想上前打声招呼时，就听见大喇叭“喂喂”的声音。

声音来自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，他拿着麦克风竟然滑稽地站在乒乓球台上。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严肃的讲台。

“我是艺海学校的教导主任。我姓豪大家可以叫我豪老师。艺海学校是全国重点啊……相信你们都听说过啊……既然你们来到这个学校就是你们的荣誉啊……你看看你们的毛啊，看看你们的着装哪里像个学生！简直就是要饭的！不管你们原来什么样，来了新学校必须从零开始，一切听从班主任安排……”我看了一眼手表，已经整整讲了一个小时，前半个小时用来强调艺海是多么有名的学校，后半个小时用来教我们如何守纪律。

原本脑袋上正顶的太阳往西边偏了些，不少活蹦乱跳的小青年被折腾得眼冒金星。原来整齐的队伍开始散乱起来，有人开始半蹲着，随后索性坐在水泥地上。班主任都躲在阴凉处叉着腰，翻白眼看着自班的学生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豪主任的话像是学生耳朵里的一只飞虫，挥动着翅膀将耳膜翻动得震天响。我觉得身体像快要被榨干了水分，双腿无力一下倒在地上动弹不了。

豪主任在快结束演讲时，看见有人晕倒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“你看看，刚站了多久，这就躺地下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学生身体素质太差！”

我闭着眼睛也能感觉朝自己扑来的无数双眼睛，嘲笑的，鄙夷的，同情的，幸灾乐祸的。

我恨不得挖地三千尺将自己活埋！

4.

我睁开了眼睛，只见一双眼睛占据了全部的视线。那双浮肿的小眼睛正关切地看着我，我吓了一跳，“小眼睛”下意识地将脑袋往后缩，这才看到一张完整的脸。

那是一张平庸的甚至能说是丑的脸。胖胖的圆脸，浮肿的小眼睛，厚厚的嘴唇，整个五官像是被水泡发了的饼！更重要的他是一个男生！从来没有一个陌生的男生这么猥琐地看着我，最重要的是他跟我想象中的完美男人相差甚远。

“你想干嘛！”一个猥琐男想占我便宜，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

“啊……你醒了？”胖乎乎的男生连说话都很缓慢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。“你在医务室，你刚才晕倒了，老师……”

“你抱我过来的？”我挑着眉试探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男生慌张地摆了摆那双很“肉感”的手，脸色也一下子涨得通红。“我……我不是抱你过来的，你躺在……躺在地上没人理。老师……老师叫我搀你过来的。我真的没抱！”